

輔助治療犬之相關法規及實際執行狀況

¹臺北榮民總醫院家庭醫學部 ²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高齡健康照護系 ³臺北榮民總醫院護理部
⁴財團法人大德安寧療護發展基金會 ⁵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 ⁶國立陽明大學醫學院醫務管理研究所
劉星佑^{1,5} 劉茹涵² 楊婉伶³ 劉曉菁⁴ 張曉婷^{1,5} 林明慧^{1,5} 陳曾基^{1,6}

前言

運用動物來做為輔助、支持的功能是當代醫療發展的成果之一。動物輔助治療(Animal assisted therapy)是透過接受過完整訓練的輔助動物，將其運用在臨床照護場域，促進接受治療者的生理、認知、行為及社會心理等功能，達成治療目標¹。在動物輔助治療中，輔助治療犬(Therapy dog)是最常被使用的動物²。近年來，在安寧病房，動物輔助治療的介入也日趨增加，藉由陪伴病人或家人，常可達到情緒緩解和安定的療效。過往文獻較少探討輔助治療犬的相關法規與臨床運用情形，本文將針對國際輔助治療犬相關法規進行文獻整理，並分享輔助治療犬於安寧病房的實際執行狀況。

動物輔助治療歷史背景以及臨床實例

最早於西元400年前，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曾開立騎馬的處方，來治療失眠病人；到了十九世紀，南丁格爾發現寵物對於長期飽受病痛的人是絕佳的陪伴者，也發現小型動物可輔助受傷軍人的傷口復原過程³。而動物輔助治療概念的形成，則起源於1964年美國兒童心理學家Boris M. Levinson，他認為鼓勵有心理障礙的兒童去照顧寵物，有安定案主情緒的治療效果。他在研究中發現自閉兒童在接受心理治療時，若有他的狗Jingles陪伴，能讓兒童降低防禦心與焦慮，而且會開口對狗說話，因此，他也稱他的狗Jingles為輔助治療者⁴。當代寵物治療之父是美國的精神醫學及生物物理學家Dr. Samuel Corson，他做了許多相關研究，證

實動物輔助治療能帶來正向的社交互動，例如讓精神科住院病人與治療犬成為朋友，甚至縮短住院天數⁵。動物也可以成為社交的催化劑，讓不熟識的人藉由動物開啟話題，進而拉近關係²。而過去有許多動物都曾運用在輔助治療，包括貓、狗、兔、馬等，然而過去一項大型的統合分析(Meta-analysis)發現，使用犬隻作為輔助治療的效果最好，且犬隻相對於其他動物，是比較愛家、親近與容易訓練的，因此，目前在動物輔助治療中，使用最多的仍是犬隻²。

許多研究顯示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連結能夠用於治療的場域，以提供情緒支持、增進社會互動、讓醫院有家的感覺^{6,7}。在癌症病人中，動物輔助治療能減輕焦慮和憂鬱的狀況，也能改善病人壓力狀態，藉由活化催產素(oxytocin)，來降低血中皮質醇(cortisol)濃度、心律、血壓、甚至腎上腺素濃度⁸。在心衰竭病人，動物輔助治療能促進病人起身活動的意願⁹。在安寧病房，末期病人的痛苦與家屬面對死亡的恐懼和生命將盡的孤獨感受，是動物治療介入的一大挑戰。Schmitz et al.於2017年的研究中將動物輔助治療應用於安寧病房，提供給過度緊繃、適應不良、情緒低落、失智症候群、末期譴妄或焦慮恐懼的病人，研究發現病人在接受輔助犬的陪伴後，能促進溝通，有正向的情緒反應，甚至提高活動的意願，因此，動物輔助治療在安寧療護的應用是可行的¹⁰。

儘管許多研究皆證實動物輔助治療的療效，但近年來也開始重視輔助動物的福利與照顧。Amy McCullough在2018年的研究中，藉由檢測在兒童癌症病房工作輔助犬的唾液皮質醇濃度，來評估輔助犬是否處於緊張狀態。研究發現，兒童癌症病房的治療犬並不會因「工作」而感覺有壓力。實際上，牠們似乎挺樂在其中¹¹。這也讓我們能夠放心地持續這方面的治療模式，當然也要對於輔助動物的福利有完善的配套措施。

動物輔助治療的分類與相關法規

美國研究者Parenti在2013年將輔助動物分成六類，分別有工作犬(Service Animals)、公共或軍用犬(Public or Military Service Animals)、治療動物(Therapy Animals)、社交動物(Visitation animals)、運動或休閒或農業活動(Sporting, Recreational, Agricultural Activity)、支持性動物(Support Animals)¹²。在這當中，與本文主題較有相關的如服務犬，即是我們所熟悉的導盲犬類型的工作犬；支持犬，主要提供情緒上的穩定和協助，像是對於搭飛機有恐懼的人即可以尋求情緒支持犬的陪伴；以及治療犬，於特定治療當中做一個輔助的角色。工作犬與治療犬的不同，在於工作犬是需要協助的身障者所擁有，目的是協助主人能夠獨立且安全的生活；治療犬則由訓獸師或雇主飼養，目的是促進人與動物之間正向的互動，並且提供心情上的支持、增進社會連結、改善環境氛圍。對於工作犬(Service

Animals)，世界各國皆有相關立法措施，主要是針對工作犬的出入場所有所保障，像臺灣的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60條，即明訂工作犬得自由出入公共場所、公共建築物、營業場所、大眾運輸工具及其他公共設施¹³。相對於工作犬，治療犬的技能要求相對基本，最重要的是服從和社會化，部分時候也會執行較進階的技巧，如在治療時擁抱無法行動的病人。許多專業人員如物理治療師、職能治療師、社工師、護理師、精神科醫師、心理師等皆可使用治療犬於幫助病人達到治療目標。然而，目前世界各國尚無明確訂定之治療犬相關規範，僅美國堪薩斯州允許治療犬跟服務犬有相同公共空間的活動權利¹²。工作犬的規範是由政府單位授權專門的單位來做管理，目前在臺灣，臺灣導盲犬協會(Taiwan Guide Dog Association)以及惠光導盲犬教育基金會(Huikuang Guide Dog centre Taiwan)是主要的兩大工作犬認證單位。至於治療犬，則是由民間機構自行認證管理，臺灣目前比較具規模的是臺灣動物輔助治療專業發展協會(Professional Animal-Assisted Therapy Association of Taiwan)、臺灣狗醫生協會(Taiwan Dr. Dog)以及臺灣導盲犬協會。

輔助治療犬於安寧病房的實際執行狀況

臺北榮總大德安寧病房於西元2016年7月開始導入導盲犬陪伴病人的照護，透過課程讓團隊成員認識並了解導盲犬與犬隻治療性互動服務；同年8月開始由寄養家庭、訓練師以及大德團隊合作進入正式服務階段。服務模式為

每兩周一次，每次兩小時的時間，由臺灣導盲犬協會派訓練師及寄養家庭狗家長，陪同治療犬進行療癒活動。輔助治療犬的活動內容包含陪伴且療癒病人及家屬，治療犬會到病人的床邊，進行撫摸、陪伴、以及獎勵餵食。進入安寧病房的治療犬皆是個性穩定的導盲犬，因此能察覺病人的感受，給予溫暖的回應。有時，主治醫師會帶著治療犬到病房查房，能轉移病人的疼痛感和減輕家人的焦慮心情；此外，工作人員也能透過與治療犬的互動釋放壓力。至2018年，團隊與臺灣導盲犬協會進入下一階段的合作關係，兩位護理師經由三個月的訓練和兩周的實習，正式成為合格的寄養家庭，從2019年3月起，病房有了固定的輔助治療犬，也增加了治療犬在團隊的時間與機動性。過去一年來，在每次輔助治療犬與病人及家屬互動的過程中，我們從旁記錄下當中的感受，發覺輔助治療犬能帶來平安和溫暖、心靈療癒、如同家人般的感受、壓力釋放、甚至能讓病人及家屬有連結過去生命回憶的感動；除了病人及家屬外，團隊工作成員在與輔助治療犬的互動中，也能有著溫暖、壓力釋放、開心與感動的感受，讓原本充滿不安與恐懼的安寧病房，因為輔助治療犬的加入，用行動與愛關懷病人，也溫暖了團隊成員的心。

結論

現階段，臺灣仍未有輔助治療犬的相關規範，期許未來能發展出相關法規，由官方認證，並且保障輔助治療犬的工作空間，如此一

來，能讓更多需要協助的病人從輔助治療犬身上得到關懷，讓生病的心靈得到撫慰與安適。本團隊也期許未來能在單純陪伴、撫摸之外，研擬出更具有參考性的評估方式。

參考文獻

1. The IAHAIO definitions for Animal Assisted Intervention and guidelines for wellness of animals involved; <http://iahao.org/wp/wp-content/uploads/2017/05/iahao-white-paper-final-nov-24-2014.pdf>. Accessed June 17, 2019.
2. Nimer J, Lundahl B: Animal-assisted therapy: A meta-analysis. Anthrozoös 2007; 20: 225-8.
3. Nightingale F: Notes on Nursing. What it is and what it is not. 1st ed, 1859. Harrison. London. England.
4. Levinson BM: Pet psychotherapy: use of household pets in the treatment of behavior disorder in childhood. Psychol Rep 1965; 17: 695-8.
5. Corson SA, Corson EO, Gwynne PH, et al: Pet-facilitated psychotherapy in a hospital setting. Curr Psychiatric Ther 1975; 15: 277-86.
6. Barker SB, Dawson KS: The effects of animal-assisted therapy on anxiety ratings of hospitalized psychiatric patients. Psychiatr

- Serv 1998; 49: 797-801.
7. Chu CI, Liu CY, Sun CT, et al: The effect of animal-assisted activity on in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. J Psychosoc Nurs Ment Health Serv 2009; 47: 42-8.
 8. Beetz A, Uvnäs-Moberg K, Julius H, et al: Psychosocial and psychophysiological effects of human-animal interactions: the possible role of oxytocin. Front Psychol 2012; 3: 234.
 9. Abate SV, Zucconi M, Boxer BA: Impact of canine-assisted ambulation on hospitalized chronic heart failure patients' ambulation outcomes and satisfaction: a pilot study. J Cardiovasc Nurs 2011; 26: 224-30.
 10. Schmitz A, Beermann M, MacKenzie CR, et al: Animal-assisted therapy at a University Centre for Palliative Medicine—a 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of patient records. BMC Palliat Care 2017; 16: 50.
 11. McCullough A, Jenkins MA, Ruehrdanz A, et al: Physiological and behavioral effects of animal-assisted interventions on therapy dogs in pediatric oncology settings. Appl Anim Behav Sci 2018; 200: 86-95.
 12. Parenti L, Foreman A, Meade BJ, et al: A revised taxonomy of assistance animals. J Rehabil Res Dev 2013; 50: 745-56.
 13.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（2015年，12月16日）

